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长篇小说

骑飞鱼的人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长篇小说

骑飞鱼的人

邱华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骑飞鱼的人 / 邱华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23-4

I. ①骑…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255 号

书 名 骑飞鱼的人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23-4

定 价 44.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邱华栋

博士，研究员。1969 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6 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文化版主编、《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出版、发表有各类文学作品 800 多万字，单行本 100 多种，获得各种文学奖三十多次。现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篇小说

夜晚的诺言
白昼的喘息
正午的供词
花儿与黎明
贾奈达之城
单筒望远镜
骑飞鱼的人
时间的囚徒
长生
前面有什么
夏天的禁忌

散文集

行走无疆
去往归来
从东西到南北
城市的舞蹈
创造梦境的人
虚构的真实
想象的国度
真实与谎言

中短篇小说

手上的星光
空心人舞蹈
西北偏北
行为艺术家
午夜狂欢
十一种想象
十三种情态
时装人
城市中的马群
大鱼、小鱼和虾米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来自生活的威胁
可供消费的人生
滋味与颜色
归宿

评论集

来自天堂的声音
光影之间
碰撞与回响

随笔集

时光漫步

策 划：[REDACTED]

责任编辑：黄孝阳 王 青

封面设计：小 马

目 录

第一部 文鳐鱼

002 // 第一章 我的黑玛丽

032 // 第二章 长翅膀的文鳐鱼

061 // 第三章 水：大河上下

第二部 赢鱼

086 // 第一章 石：城池内外

108 // 第二章 骑赢鱼战斗

135 // 第三章 长江那金黄色的肚皮

第三部 鳐鳐鱼

- 162 // 第一章 风：天地之间
- 186 // 第二章 到杭州找忠王
- 213 // 第三章 骑着鳐鳐鱼观战

第四部 鲭鱼

- 240 // 第一章 我失去了玛丽和战友
- 264 // 第二章 抢夺戈登的炮艇
- 292 // 第三章 火：玉石俱焚
- 317 // 后 记

第一部 文鰩鱼

第一章 我的黑玛丽

1. 黎明的时候

……黎明的时候，在一面山坡上，随着低沉的战鼓声响起，一架抛石机升起来了，它猛地向上一抛，那种巨大的力优美地展现了一条看不见的弧线，使得抛石瓦斗里面的石头被弹了出去。于是，所有的抛石机都开始了攻击。石头在空中划过一道道悠长的弧线，在清晨的白光中，在黎明的风貌里，向前方城墙飞了过去。石头带着尖利的呼啸声飞走了，看上去似乎迅速地由大变小了，狠狠地砸到了前方坚固的城墙上，轰然一声巨响，城墙被石头砸得摇摇欲坠，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附近的墙体就崩塌摧垮了，几个守卫城墙的士兵从城垛口尖叫着掉了下来，立即被攻城的战士给乱刀砍死了。这样的战斗场面非常地宏阔：就是在这面山坡上，一字排开，有无数的抛石机在一同作业，起落不定但是频率却又非常地快捷，在猛烈地、宛如痉挛般快活地抖动着，把石头抛射出去，像是要奋力地扔掉某个东西，某个累赘，某个糟糕的东西。那巨大的石头像是一块懒洋洋的泥块

一样，柔软地被更加有力的抛石机抛出去，然后，城墙的墙体被持续地击中。在几英里长的战线上，这样的抛石机都在摆动，优美地、残酷地、不停歇地向城池发出了攻击。表面看上去，那十分坚固的城墙被石头不断地砸开了缺口，而云梯也架起来了，攻城的战士们从云梯上、从被石头砸开的城墙的豁口那里蜂拥而上，冷兵器的互相磕击声响成了一片，血水也染红了兵器和战士的衣襟。山坡上，巨大的伞盖下面，攻击城池的统帅发动了攻城最后号令，于是，旌旗招展，万箭齐发，在空中像蝗虫群一样扑向了城墙内。战士们排列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开始向被抛石机打得体无完肤的城墙豁口冲了过去，喊杀的声音响彻云霄。士兵们像蚂蚁一样排山倒海地充满了整个大地空间，在城墙上、在城门口和城外的荒野上厮杀。忽然，火焰在城墙上的各个箭楼中燃烧了起来，火苗像无数条毒蛇的舌头在喷吐、在伸展，而一些士兵从里面惊恐地跳了出来，旋即被进攻的战士用长矛刺中了……

我醒了。在迷蒙困顿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我刚才只是做了一个梦。尽管这样的梦境仍旧血肉横飞地残留在我的眼前，但是，随着我的苏醒，那些可怕的场面在迅速地崩溃，在我的思绪中快速溜走，烟消云散了。我做的是一座城池被攻占的梦。当时我奇怪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但是，之后一些年，我就真的看见了这样的情景。

看来一切都是预兆的，有前因后果的，有命运这样的东西在决定着一切我们所无法掌握的事情。比如，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来到了香港。我是一个英国人，叫弗兰克·林德利。现在，离我做那个梦的时间，已经过去快五年了。如今，是一八六四年夏天，我是在伦敦写这本书。我必须还要在我还牢记着在中国的经历的时候，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当然，还包括我怎样遇到了四条飞鱼，四条神奇的中国飞鱼，我骑着这四条飞鱼，又见

到了怎样的情景。

回忆五年前的一八五九年，同样是夏天，但是在香港的六月，天气非常炎热，正是在午睡的时候容易做梦的季节。当时，我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港边上的一个客栈的房间里休息。我是十天以前乘坐英国“埃米尔号”邮轮，穿越了无尽的大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了几十天，才终于抵达了这个东方海港，这个被蓝天和绿色的浓荫所完全覆盖的透明的晶莹的海港城市的。十天以来，我充分地在这个城市里享受着异国情调所带给我的巨大的好奇心，以及对我的好奇心的满足，和一切新鲜事物向我敞开的那种独特体验的快乐。

透过客栈的窗户和阳台，我可以欣赏到整个港口的风景。自从一八三九年开始，中英之间为了鸦片贸易导致了一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一八四二年以后，这个港口就逐渐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这是中英之间战后所签订的条约决定的。现在，我的目光穿越打开的房间窗户，可以看见在港口的水面上，波光潋滟中，有很多中国木船和来自欧洲的客轮在穿行，使得这个港口变得十分繁忙。在港口的半山腰上，在绿色植物和亚热带树木的掩映当中，有很多漂亮的欧洲风格的别墅建筑，那是这个城市的达官贵人以及英国政府人员的住宅区。英国人一开始在这里建设，就把这个港口叫作维多利亚港了。港口沿着一道海湾蜿蜒地分布着正在建设的英式建筑群。你如果往维多利亚港口南面的山区走，那边还有一个漂亮的赛马场，是欧洲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而紧靠港口的水面，则是迅速出现的多层办公楼，都是欧洲人开办的公司和一些贸易商行的办公地点。总之，在令人浮想联翩的大清国南部地区，我看到还有这样一个处所，一个正在欧化的城市，还是令我非常吃惊和震动的，生活在这里的感觉很亲切，好像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欧洲一样。

我来到这个地方，部分的原因在于我很喜欢冒险。喜欢征逐世界的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世界上几乎各个有人生存的角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从亚洲到非洲，从大洋洲到南部美洲，到处都有我们英国人冒险的身影在晃动。哈，就是这样，如果非要给我来到中国找一个理由的话，那么我也是一个身体里骚动着一种不安分的血液的男人，我需要在大陆找到我自己喜欢的生活，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而对我即将迎来什么样的生活，当时我还是茫然的。

十天以前，刚刚下了那艘有着五个巨大的烟囱的、一路上冒着浓浓黑烟的“埃米尔号”邮轮，在码头边惶恐地逡巡，我就看见了一些当地的妇女划着小木船，围绕着码头和路过的客轮，在兜售各种海产品和水果：鱼类、虾类和螃蟹，还有芒果、枇杷、菠萝、香蕉、木瓜等。这些当地的中国女人，大都留着很长的头发，头上还戴着一个斗笠。她们的个子大都十分矮小，但是很精明强干，也有着精巧美好的体形，肤色黧黑，眼睛不大，甚至有些倾斜，但是十分的明亮。我仔细地、好奇地观察这些女人，发现她们的鼻子和欧洲女人比较起来有些扁平，可是小巧玲珑，惹人喜爱。总之，这些黎黑色皮肤的女人自有一番独特的风韵和景致，她们大胆热情，也从来都不害怕我们这样的“番鬼”，对初来乍到的我也很欢迎，笑容非常亲切。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在她们看来很富有的欧洲人，可以拿出来很多钱，来买她们兜售的那些东西。她们似乎一辈子都生活在水上，在水面上的木船上终老一生。

我很快就熟悉了香港这个海港的环境。安顿下来之后，我经常来到港口散步。很多时候，我都看见有一些年纪很大的老女人，带着一些漂亮招摇的妓女，上了那些刚刚抵达港口的轮船，向那些压抑的、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女人怀抱的温柔的水手们扑了过去。这样的交易会在水手们很快就

口袋空空了。但是，漂泊的男人们也满足了。在长时间的航海中，女人和酒是仅有的可以慰藉他们的灵魂的东西。

有时候，在岸边停靠多天的轮船，本来已经沉寂了很久，但是某几天，却又非常热闹，那是因为上到船上的卖笑女人很多，她们立即使整条船充满了生气。原来，这是水手发薪水的日子到了，所以，那些女人就闻风而动，都上到了船上，让水手们在她们身体的温香软玉中瘫软和沉醉，成为她们肉体的短暂的俘虏。风情万种的中国女人们把水手们的钱袋子给掏空了，也把他们思念故乡的心思给勾起来了，最后，把他们的心都揉碎了。还有水手因为忍受不了思念家乡的阴郁心情，而投海自杀了。

我也曾经忍受不住孤寂，和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在花船上过夜。昏暗的灯光中，那个女人细长的身体像蛇一样缠绕着我，乳房像两个梨子一样洁白地展现，然后被我的手轻轻地握住。她们柔和的、细细的说话声音里，有着可以使你被催眠的缠绵的力量，使你柔软如泥，几乎瘫软。而她们身上还有两个沼泽，一个就是她们的嘴唇，另外一个隐藏在她们的两腿之间，都很灼热而有吸食力，使我这样的男人乖乖地被沼泽所吞没。

我此前一直在英国海军任职，下船之后，我就到香港的英国海军驻地司令部报了到，司令部安排我先在一个临时的客栈里住下来，因为很快要派我去上海那边了。我一边等待命令，一边四下周游，同时也在考虑我自己的选择。

此前，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国家，这个十分古老和神奇的国家。她的文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和丰富独特的文化。但是，最近几十年，在欧洲，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关于它的各种描述都开始变得糟糕了，不再像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对中国充满了赞赏和崇拜的描

述，在那些哲学家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体制先进、经济发达、生活方式优雅多彩的国家。就是在最近一些年，我在英国的很多报纸上，看到的则完全是观点相反的文章了。这些文章描述这个国家和人民有着荒谬的生活方式，比如有钱的男人们可以娶好多老婆，他们相貌怪异，都剃光了前额上的头发，又在脑袋后面留一条十分丑陋的大辫子；女人们则要在幼女时代就把脚裹起来，然后使脚在成长的过程中，扭曲变形成不再发育的怪东西，变成小脚，可以被三寸、也就是十厘米那么大的鞋子装进去。这样的小脚据说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国家的男人们古怪的性癖好。此外，男人们吸鸦片烟也越来越普遍，身体越来越糟糕——但是鸦片可是英国政府因为贸易逆差，强行输入中国的。于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的报纸和杂志上，中国人，具体说就是现在的大清国人，都是一些贫穷、愚昧、丑陋的怪物。这样的中国人的形象，在报刊的传播下，现在充斥着欧洲人的一般印象里了。

那么，我刚刚来到了这个国家，我看到了这样愚昧丑陋的男人和女人了吗？的确，我看到了一些衰弱的被鸦片摧毁的男人。但是，更多的女人，尤其是客家女人们没有小脚，人很勤劳。在香港码头上工作的男人们，也大都精明强干，即使一些男人因为吸食鸦片而使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孱弱，账也应该算在英国人的头上。以我第一次看见中国人面貌的经验来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在船上生活的那些勤劳的客家女人，她们完全依靠在水面的木船上卖东西为生，依靠不断地抵达这里，并且在这里留下了短暂的美好回忆和大把金钱的欧洲人生活。

那些天，我总是喜欢站在客栈的阳台上，看着黄昏时分，夕阳斜下，水面上那金黄色的波涛不断地被女人们划动的木桨所搅动的波纹，倾听那种匀称的声音。这些女人的黑色剪影在黄昏的波涛中显得那样的生动活泼。

这些小巧的木船，穿梭在港口的水面上，围绕在那些大船的周围，上面不仅有海产和水果，还有妖娆的身上有着沼泽地的女人，她们像水妖塞壬一样，用动听的声音和柔软的身体打动着我们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男人们的心。

2. 海盗

而不光有好事情，坏事情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发生。就在我抵达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那些天，我就亲眼看见了一次海盗抢劫事件。

当时，我正在维多利亚港边上的一座小山峰的顶端向整个港口俯瞰。傍晚的时光，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在我的眼前，整个香港维多利亚港展现了她十分秀美和开阔的一面，大海在远方温柔地反射着太阳那破碎的橘黄色光芒。后来，我又下山，来到了海边的一个岬角上观看海景。海鸥像白纸的碎片那样，不规则地在风中飞翔。港口十分繁忙，从港口出发和抵达的船只非常多，很多都是运送货物的大帆船。

我就在一阵阵的微风中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忽然，我清晰地听见了距离港口的峡湾不远的海面上，传来了枪声。我立即把注意力集中了起来，我听见枪声十分密集，以我一个海军军官的耳朵，我判断出那似乎是两种枪声，武器不一样，一定是两种力量正在激烈地对抗。我立即用随身携带的望远镜进行瞭望，我看见，昏暗的光线中，在离开维多利亚港口的一艘英国横式帆布双桅大木船边上，围着几艘小巧的木船，木船上一些人正在围攻大船上的人，枪声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我的一个中国随从告诉我，“快看，林德利先生，那里发生了海盗抢

劫的情况！”他急促的声音使我感觉到问题很严重，我立即向那边赶了过去。

我准备赶到海边看个究竟。岸边，守卫港口的警卫队正在登上几艘快艇，前往出事地点察看。他们看见了我，立即阻拦我前进。“我是英国海军军官，让我参加战斗！”我决绝对警卫说。我带着翻译赶紧跑到港口西边的海岬角，在那里，我们乘坐一艘快船出发了。他们让我跟在他们的快艇后面。发生任何的海上武力对抗事件，都会使我感兴趣，使我激动和好奇。我们迅速地向那艘大船靠近。我拔出了手枪，准备好了可能遇到的坏情况。但是，当我第一个赶到大船跟前的时候，海盗的围攻已经结束了。实际上，整个劫掠过程持续的时间非常短，人们还来不及实施救援，海盗就撤退了。

我带着随从的中国翻译立即上了大船，去打探情况。接着，海岸警卫人员也上来了。我们看见船上死伤一片，到处都是血迹和伤员的呻吟声，场面十分混乱。我叫自己的随从帮助送伤员到警卫人员的快艇上，他们又发信号给在附近经过的“英国女王号”邮轮，请船上最好的大夫过来。

我向船上幸存的人仔细地打听情况。原来，这是一艘准备开往日本的商船，船上有两个货主和十五名水手，另外，还有一个中国领航员。就是这个领航员和海盗暗中勾结，在大船出发之后，就发信号让海盗跟在大船的后面。等到商船驶离了港口，海盗就立即趁着黄昏的昏暗下手了。

整个劫掠的过程是这样的：海盗们高声喊叫着，发动了群狼战术，蜂拥跳上了商船，而商船上的水手们刚来得及拿起枪，却发现自己的枪支被做了手脚——子弹和火药都被水弄湿了，无法进行有效抵抗。海盗一开始是用燃烧着的火把和火瓶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让船上的一些设施着火，水手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因为海盗和水手们的数量差不多，然后就展开了枪战和白刃战。短暂的混战和交锋之后，大船上的水手们被杀死了十二个——

他们的肢体都是残缺的，场面十分恐怖，到处都是断了的胳膊和大腿，手指和臂膀。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完全被海盗的残忍给惊呆了。而剩下的三个水手也受了重伤，一个货主和一个少年水手则躲到了前桅的风帆后面，侥幸地逃脱了死亡。另外一个货主的遭遇就更加传奇了：他跳到了大海里逃生，海盗向他投掷了三支标枪，都没有击中他，相反，这三支标枪成了他在水流中的浮标，他就依靠标枪的浮力，缓慢地向岸边游了过去，最终上岸逃生了。

海盗们是有准备的，而且非常的凶悍，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商船上的局面，把商船上的大量货物，还有压舱的一万元硬币也拿走了。然后，海盗们就趁着夜幕，快速离开了。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的。

海岸警卫队队员们拉着一些尸体走了，我在等待“英国女王号”派来的医生。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在夜色降临中，在远处的大海之上，有一面风筝正在空中飘荡。风筝上面画了一个巨大的人脸，那张脸上有一双巨大的吓人的眼睛——这样的夜色，是谁，放起来了这面有些古怪和神秘的风筝呢？是不是那些海盗呢？传说，有一个寡妇统治着覆盖整个南海的海盗群落，那么，这面神秘的风筝，是不是那个寡妇领导的海盗所释放出来的某个信号呢？

我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看见从“英国女王号”邮轮上派过来的小船来了，医生上到了这艘“北极星”号上，开始诊治几个伤员。然后，我指挥另外的两艘前来支援的港口的拖船，把“北极星号”缓缓地拖向了港口。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香港的很多低矮的房子里，就隐藏了不少海盗。在白天，这些人很正常，相貌温和，做着正常的生意，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你是绝对分辨不出来谁会是强盗的。但是，他们却过着双重的生活。到了